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德秀爲之記德秀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德秀之愚未能窺其藩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

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
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氏率五百歲
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
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
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
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
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不幸戰國嬴秦以後
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

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
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
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 聖朝文治
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
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孟之道至
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愈明二程
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子與
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

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竒見尚新說求出乎
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
氏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
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
刻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
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祕二
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
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

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
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
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方庭祛世人之矇聵
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
斯文也其亦至矣嗚雄為郡貌在嶠南士習
視中州號稱近厚道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
俛焉自力者矣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
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

昔之君子處焉淵水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
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
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自爲闕迂已之良貴
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
弗舍也吁是不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
將奚所用力乎獨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
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
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

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
駟敬則其衝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
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
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丁寧反復之學
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
物旣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
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
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刻于

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
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其之踐是豈四先
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
者哉

長沙縣內先生祠記

魏了翁

周元公先生之先世居青州自唐永泰中有
爲廉白州太守曰崇昌徙道之寧遠縣大
陽村至裔孫虞賓之中子從遠又徙營道之

西曰濂溪保二傳而爲元公故今寧遠營道
皆卽其所自而爲祠一時守令各以記文屬
之了翁旣爲敘所以作明年長沙縣丞李君
亢宗攝縣之四月政修而財裕以餘用修校
官具器服又念昔人嘗祠元公配以胡子仁
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蓋生於斯寓於斯作
牧於斯者也而歲久頽圯於是撤而新之又
以屬記于了翁竊惟古者朝事人鬼有萃而

無渙故以同氣爲尸非其族類則弗享也其
他人所得祠者惟功烈祭於大丞樂祖祭於
瞽宗有世德而無主後者祭於主國今諸儒
別族異氏且各有主後而郡國焉得祠之蓋
自漢儒始有祀先聖先師先賢先老之說故
近世儒先之祠布滿郡縣非其鄉邑則仕國
也此亦不爲無據要未能盡得夫萃渙之義
欲辭以未達李君固以請曰願有以告乎邑

之士也嗚呼如了翁之淺陋圖所以淑其身
而未之得也安能有以告人雖然竊有疑焉
大畜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行之以
乾之剛健居之以良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
無窮此學問之極功也而大象發之曰天在
山中夫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且天在山中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
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則所以畜其心之

德蓄蓄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
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蓄而愈新今學
士大夫誦四先生言行於極圖而見陰陽五
行之根於易通而見元亨利止之實於知言
而見中誠心性之別於大紀而見皇王帝伯
之分於張子則見其受學於五聖而有闡於
仁之訓於朱子則見其受學於延平而有聞
於敬之訓師傳友習晝誦夜講夫孰非前言

往行然而實未能以止健之義蓄德於中是
以聽其言則若有以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
所以尚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美談
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名於人歲月愒邁志隨
氣索則則日誦說之功浸非我有或又假其
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
口耳之知也余為此懼方將內反諸心思所
以厚於蓄而薄於言也不惟不敢以告人而

亦且不暇矣李君文肅公之曾孫而文公之
高弟也其亦以余言爲然乎嘗冀遂以爲記而
告諸同志者相與懋敬之毋忽

長寧軍六先生祠記

魏了翁

周元公自慶曆間與程大夫爲友二程子從
之遊蓋助乎此橫渠張子則於二子而有聞
焉前倡後承積百餘年而後其道大明紹興
初胡文定公始請置程子兄弟而從食于先

聖先師紹興末向侯子文忠始祠元公于春陵
至隆興乾道以來則三先生輒迹所旣皆有
祠而橫渠張子以降亦隨其所歷而與享之
朱文公張宣公前後所爲祠記蓋不知其幾
矣文公宣公旣各賜謚了翁奉使潼川以四
先生易名爲請俞旨風厲由是郡國皆有祠
了翁雖不復獲嗣記載爲文者又已七八矣
蓋非其鄉邑非其仕國亦無不祠焉余表凡

高瞻叔定子守長寧始至屬士于學而告之
以人位兩闕天賦甚厚自待太涼其末勉之
以希聖希賢毋以小伎自足又數師道之不
明也於是祠四先生于學而朱張二子配焉
移書尊翁令叙所以作顧在他人猶弗敢辭
矧吾兄乎然而學益久四憂益深記益多而
疑益甚蓋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
鬼神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

堂樂有制或書有伏生詩有毛公億可以爲
之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夷
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先
聖先師則與鄰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
授徒如漢儒者乎有人所師表而白首不見
用者乎若有功烈如夷夔周公則祭于大烝
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
秦漢以後之制而况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

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也則返于閭塾事親
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違家羣居聚食
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余於今之郡國
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或聞
而笑之曰迂哉必古之合而後可書則先儒
之記是祠也無乃非與曰不然也余所謂憂
益深疑亦其若有待以風氣自異去本愈遠耳
三代之王也域九州以居民不特天子諸侯

有君師之職也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
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極於春秋戰國
之亂民散久矣然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
孔孟氏沒俗流世壞然專門名家之儒猶足
以爲之師也故生則職教于里閭沒則釋奠
于學校習是經也則祀是師居是邦也則祀
是賢記禮之儒釋經之士習見其事而筆之
於書且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於

古不猶愈於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乎父
詔子承師傅友習以工文藝爲儒者之巨擘
以決科第爲稽古之極功以善權利爲用世
之要道間有不肯自混於俗則入佛入老鑿金
空架虛疑周公仲尼未睹此祕不有周程諸
子爲圖爲書披龍鬣發鼓鼻如是而爲極爲儀爲
性爲命爲仁義禮知爲陰陽鬼神即躬行曰
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憤憤

無所於聞然則於師異指殊之又猶賴諸儒
之書發藥而維持之則是祠也非扶世覺民
之大務乎雖然余於此又有疑焉自比歲以
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
傳人誦乃有剽竊語言襲義理之近似以眩
流俗以欺庸有司爲規取利祿計此又余所
甚懼焉若士登斯堂合相共惟斯義爲其人
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則又郡侯所以望

於吾鄙者併僂言之

成都府學三先生祠記 魏了翁

開禧三年蜀道旣平 詔遣刑部侍郎長沙
吳公獮諭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爲大務旣
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卽學官見諸生講
授經義退語寮屬曰古之教者旣爲之建學
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得祠于學成都典治
爲西南劇篋學官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倡

明此學以承孔孟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
先生乃未有像設其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
意會余表兄高崇亦有書請于公且曰三先
生之祠徧天下况周子嘗任合陽傳謂蜀之
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太中
公游于廣漢成都最後伊川久居涪著錄甚
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
獨後則以屬蜀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

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文翁高映石
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子廣漢張子配而屬
了翁爲之記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
惟獨得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位乎兩間靜
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知之性焉有惻
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
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
是數者析而言之若弗齊合而言之其極則

一皇王以來生不並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心
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殷既隊厥命周誓衆
于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
靈几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
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
言秉彝舜二代之襄有劉子言天地之中孔子

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世之
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不殊益以見性命
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宰萬物而關百
聖者在此雖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而是理必
不可殄滅也孟軻氏沒學者失其傳務記覽
爲詞章者沈痼於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
無寂滅者自以爲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
卒不加損惟大本之不究則惑世誣民者得

以潛驅一世俟俟實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
降周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爲堯舜
之君民不得爲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

藝祖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
後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
出周先生著書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
國立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
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

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
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于孔子子思孟子
授受之道至是復曠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
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會而
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荷其盛哉由是
異人輩出又爲之推行究極至於朱氏張氏
而三先生之蘊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
生而來雖不克皆顯於時究極其用然其歸

往闢來泐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
孟氏而下未之有也淳熙以後學者浸盛氣
數不無信虛空虛慶元與森亦已密正理不覺
卒之士習曰聖極於內患外繇之相仍則斯
道也至是益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
決矣吳公念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
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以學
蜀自昔號多士學於京師者至比齊魯繼自

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伏讀其書以察二先生之所以為學者何事而及於此而已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余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於吳公且以自厲云

簡州四先生祠記

魏了翁

昔者虞侯仲易嘗為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

學也余以其言為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所居官率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效死弗敢去以為民守何宗社之靈幸而濟因懼遺失食民使亦主顛沛至此為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僕為此懼凡所以崇化美俗隨所為既不敢不勉吉月即校官

見諸生又爲揚確古公闡宗理道庶幾其有
興者一日有講授于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
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漢聞之瞿然曰
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
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長之信庸行之謹
邪存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內則曰中
庸曰誠敬長乃天地自然之則古公至實之
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

未有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
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薄自去聖去遠士
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術非詞章之尚則記
問之於遺傳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
此理則士往往驚怪以是爲一家之學未知
堯舜二代之相傳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
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
其竊慕始爲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

也於是士懼然相謂曰吾乃今知非伊洛之
學而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
之學也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正公張明
誠中子之象而祠于學以示學者趨向之的
子其為我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
意而記諸壁龕余撫其書而歎曰俗流世壞士
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僕獨慨然及此敢
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奎書于春樓

墮道南服而一程子嘗得其傳張子兄弟又
皆崛起關中為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揚胡謝
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西霖等感於東南
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彥明張思
叔朱公揆馬府中侯思聖呂原明劉燾吳天諸
公起於東北惟時巴蜀僻在一隅而氣數之
感亦自有入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在侍親入
蜀張少公出宰金堂蜀之士於是數君子

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
為成書。且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
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大史。大
徒高弟如譙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考。荊州
袁道潔。亦及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薛翁。亦謂
伊洛軼書多在蜀。製自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
有年矣。余為兒童時。猶及從諸老授伊山易傳。
及河南遺書。又見學者多傳寫二先生書。錄

特為其說者。未能無糾舉之累。故綴其說以
緝文。而未暇得其所以言。一為慶元學禁所
休。則例以伊洛自之。以誠敬誣之。甚者亦一
口附和。曰此偽學也。自是以來。往往屏其書
而不復省。曾思四先生之教人。曠諸天地
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
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
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

於已斯不失其本心焉耳奚其僞虞侯曰書
余言卽子言也子其遂以爲記了翁方爲西
先生請易名于朝請從事于學上可其易
名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
貳付了翁則於侯之請靈敢以固陋辭

無欲齋記

黃榦

家本仲訪余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
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

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歎曰入
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蓋爲我
言其義余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
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爲之言曰寂然不動心
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
之正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文於前其中
則遷而欲熾而益沸感物而動者旣失其節
寂然不動者亦自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

寧動靜相因屢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
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
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贊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曰晝晝之
枯亡則夜氣大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
賢之教為然哉春晝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
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于根
水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嘘眾陽而生萬物及

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
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
不違而况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
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
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叢爾之形靜以
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
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矣擇焉誠能
反而思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是其尊且貴

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
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雲之在太
空而况車馬裘裘飲食之間豈盡將與造物
者相從於沖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縻
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養可
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美以繼孔孟不
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一言至其論
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真論養心則曰無
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與學者之塗
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一